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马克思主义类 Marxism

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 当代资本主义

陈学明 著



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
当代资本主义

陈学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亚男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陈学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01-006615-8

I. 驶… II. 陈… III. 资本主义—研究—现代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479 号

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SHIXIANG BINGSHAN DE TAITANNIKE HAO

——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陈学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7.25

字数:600 千字 印数:0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615-8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对于这一著作的总体介绍,包括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批评的要
点以及这一批评所给予我们的启示等,我们将专设“导论”加以论述。这里,我们
仅就一些感到应首先向读者做出交代的情况逐一做出说明。

首先,本书的书名受到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的启发。
2004年,他应邀到我们复旦大学给学生作演讲。在演讲中,他把当代资本主义
比喻为“泰坦尼克号”大型航船。意思是说,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像“泰坦尼克”号
航船那样繁华无比、不可一世,但实际上正向冰山驶去,灭亡正在等待着它。他
甚至还说,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上还备有救生艇,在紧急关头一些人还被救生艇
拯救了生命,现在的资本主义这艘航船上甚至连救生艇也没有,随船者到时候除
了与这艘航船一起下沉走向死亡之外别无出路。我们认为伯特尔·奥尔曼的这
一比喻较形象地反映了目前一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
于是我们就把本书直接取名为《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
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其次,本书主要评述了西方最著名的五位思想大师、五个最为活跃的思想流
派、两家最有号召力的左翼刊物即《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以及十部最有影
响力的代表作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评述的过程中我们着力于揭示这些批
评对我们的启示。这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肯定、全盘接受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
批评。实际上,他们的这种批评严格上来说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
从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愿意与读者一起进一步对他们的批评做出实事求
是、全面公正的评价。

再次,本书的内容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项目,由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地的学者共同参与完成。可能由于事先讨论不够和时
间匆忙等原因,各自写出的章节内容重复太多,并缺少连贯性。在这种情况下,

我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只好在吸收各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撰写。其他各位所撰写的有关章节,实际上也很有价值。考虑到字数、体例等原因,出版社建议本著作只收集本人所撰写的部分,而其他各位所撰写的,另结集出版。本人采纳了出版社的建议。

又次,教育部原先给我们下达的研究项目名称为:“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的最新研究”。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还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从而无法具体确定研究对象。后来我们征得上级有关部门的同意,干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扩展为“西方左翼思想家”。而事实上,目前西方致力于揭露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的,远远不止那些原先被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由于我们把视野扩充到了整个西方左翼,所以在我们看来这里较完整地反映了当今西方世界观察资本主义的“另一只眼睛”。

还次,本书的前四章主要从各个角度评析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而第五章则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他们的这些批评所给予我们的启示。由于在第五章中揭示这些启示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事实根据之上,这样我们就又重复引用了前四章曾经引用过的一些材料。于是前四章和第五章某些内容显得有些重复,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最后,本项目刚启动就引起了人民出版社的陈有和副社长、郇中建主任及邓仁娥副主任的关注。在整个撰写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给予热情支持。当书稿完成之际,他们又决定由王亚男女士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鞭策与鼓励,这一著作不可能在今天问世。我们衷心地向他们致谢。

上述各项说明看似“报流水账”,但其实是必须要向读者交代的。这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本人的责任。

陈 学 明

2007年6月12日于上海文化花园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西方最著名的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15)
一、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15)
二、詹姆逊：“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 不合逻辑的”	(21)
三、哈贝马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	(27)
四、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35)
五、乔姆茨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	(42)
第二章 西方最活跃的五大思想流派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63)
一、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63)
二、后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正逐步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	(75)
三、世界体系分析学派：“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	(91)
四、依附理论学派：“当今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有可能被社会主义 取代这样一个挑战”	(109)
五、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奸方’的资本主义机体 实际上是十分虚弱的”	(127)
第三章 西方富有代表性的两家左翼杂志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146)
一、1999 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我们当今面对的 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	(146)

- 二、2000 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世界” (172)
- 三、2001 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资本主义统治之进行全球治理是不可能的” (187)
- 四、2002 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201)
- 五、2003 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美国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232)

第四章 西方世界批评当今资本主义的十部代表作 (268)

- 一、《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美国模式的车身光彩夺目掩盖不了并不强劲的发动机” (268)
- 二、《赌场资本主义》：“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 (279)
- 三、《资本主义黑皮书》：“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盲目飞行的终点” (291)
- 四、《资本主义的幽灵》：“把共产主义的崩溃解释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 (314)
- 五、《反资本主义宣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立的制度” (331)
- 六、《资本的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 (345)
- 七、《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 (366)
- 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资本主义全球化这部机器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沟壑” (388)
- 九、《超越资本》：“资本的结构危机正自我暴露为统治的真正危机” (411)
- 十、《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我们不能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应视其为必然” (439)

第五章 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487)

- 一、当今的资本主义是否经过自我调节已成了人类最美好的制度？ ... (488)
- 二、当今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医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吗？ ... (512)
- 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值得我们照搬效法的一种政治体制吗？ (528)

四、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吗?	(542)
五、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	(556)
六、为什么有些人总看不到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	(570)

导 论

1

导

论

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内部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歌颂,即用最美好的语言说明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会天长地久;第二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即千方百计地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其对立面的受挫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反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之中。由于第一种声音实在太强烈了,更由于我们这里一些人太想听这种声音了,引起了共鸣,从而在我们耳边萦绕的主要是第一种声音。我们认为,要真正正确、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仅仅对第一种声音耳熟能详还是不够的,还须静下心来仔细地听一听第二种声音,尽管后者与前者比较起来是那么地弱小与生疏,甚至还有点刺耳。

我们的这一著作所反映的正是这第二种声音。具体地说,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一,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乔姆斯基被公认为是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看一看这几位拥有杰出智慧的头脑的人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其二,生态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分析学派、依附理论学派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社会思潮,剖析这些社会思潮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其三,《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无疑是目前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左翼刊物,跟踪这两个刊物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鞭挞;其四,在浩如烟海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中,挑选出最有说服力和冲击力的十部著作,即《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资本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失败以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反资本主义宣言》、《资本的帝国》、《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帝国》,对这些著作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所作的批判分别加以研

讨。在我们看来,把上述四个方面综合起来,一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充满矛盾、外强中干的图景,当代资本主义犹如一艘正在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迫切、最重要的课题,能否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类究竟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以及究竟如何发展,也就是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世界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即原先凯歌行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而原先矛盾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生机。面对这一历史的关口,不要说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一改昔日的悲观,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日子即将来临,就是我们这里一些人也动摇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彷徨。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起码可以为我们提供下述启示:

第一,当今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经过自我调节成了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批评中了解到,尽管当今的资本主义借助科技革命、资本扩张,特别是经过自我调节,获得了新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其基本矛盾也全球化,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解的余地将达到极限。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不可取的,但把这种新变化理解成是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根本改变则更加不可取。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正好像对一件已经相当破旧、紧绷的衣服进行修补,经过修补或许还可以延长一点使用寿命,这就是常说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但修补总要难以为继,破旧衣服就是破旧衣服,抛弃它而更换新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德里达做出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哈贝马斯断言:“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吉登斯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今天的世界不像一个“地球村”,倒更像个“掠夺的场所”;福斯特认为:“我们当今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巴杰安指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世界”;斯特兰奇提出:“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卡利尼科斯提醒人们:“资本主

义制度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的制度”；施韦卡特论证说：“资本主义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哈特和奈格里要人们牢记：“我们不能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应视其为必然”，都建立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之上，从而颇有说服力。

第二，当今西方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能医治百病的神丹妙药。正如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看齐，一心加以学习和移植。一些西方左翼思想家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样做时务必想清楚：资本主义国家真的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吗？他们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当然他们所做出的回答也是鞭辟入里、其味无穷的。沃勒斯坦明确地回答说，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不能把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深谙此道的资本家虽然常常在口头上推崇市场，可心底里却并不喜欢市场，资本家实际上是市场的敌人。他要人们放眼看一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弄清楚究竟是哪些人赚了大钱，“而那些实际上在市场上赚取大量金钱的人，完全没有理会所有的市场理论。”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道格·亨伍德要求人们在分析当今美国经济时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那个“看不见的拳头”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真正促使美国经济获得繁荣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拳头”，“确保硅谷技术世界性安全的那只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哈利维和瓦罗费克斯则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美国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当然，更多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并不笼统地否定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但他们强调的是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确保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昌盛，并不是能医治资本主义病的神丹妙药。他们对当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振聋发聩、激浊扬清的。他们揭穿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率的假象。施韦卡特反复强调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无效率”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是由企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他们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威廉·格雷德指出，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了“难于驾驭的脱缰的野马”。苏珊·斯特兰奇更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使当今的资本主义蜕变为一种“赌场资本主义”。他们强调，判断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坏关键是看其使世界受益的范围，以及其消耗世界资源的程度。威

廉·基根指出,现实无情地教育人们: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滋生了无数的牺牲者,因为“极端的市场经济所依赖和焕发的是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从而那些善良的人们就必然成了受害者。他列举大量数据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往往不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受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即使受益也是十分微薄,而在余下的五分之一人口,即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士中,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不是均衡的,在那里,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于“消耗资源的程度”,他则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占人口5%的美国每年消耗的资源 and 造成的污染占了世界的25%。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做出判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已走到了尽头。罗伯特·库尔茨给自己的《资本主义黑皮书》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也就是说,他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达最后的“死亡判决书”。在他看来,关键在于,人们原以为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获取更多的享受,可实际上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实际经历却恰恰相反,“因为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机器最喜欢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时它抛弃着‘过剩者’并原则上一块面包也不再给予他们。”当代最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过一部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受奴役的道路。那么,看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批评,人们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另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第三,当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值得我们照搬效法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批评当今的资本主义时把重点放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上,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确实人们之所以迷恋于当今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政治体制,即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与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西方民主制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人们就不能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西方的民主制度尽管作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相对于以往的剥削社会有其进步意义,但时至今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政治体制只是富人的专利品,它实质只是一种为少数人服务的,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德里达说出下述这一番话语时应当说是深思熟虑的:目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自身的结构所致,只要市场规律、“外债”,以及科技、军事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资本的利益必

然将大多数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民主和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哈贝马斯的下述判断也是一针见血的:目前西方的民主的宪政只是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最后带来的结果便是:一切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当人们看到无家可归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也应当像哈贝马斯那样反思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种局面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些人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是要人们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的新闻媒体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乔姆斯基揭露说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某一事件在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必须经过多个层面的“过滤”,而这层层“过滤”的过程无疑就是在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麦克切斯尼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美国的媒体“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为少数大公司和投资者们获得最大利润而存在的。”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时,特别提醒人们留意目前在美国的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即“使世界更加民主”。萨义德认为这一口号所表达的是“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伪善性。施韦卡特则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希望整个世界更加民主,那么它就不会长期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对外政策。当我们看到阿明分析当前西方的民主状况时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时,真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明察秋毫和见微知著。当今我们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制度,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千万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为楷模,完全加以照搬。这正是我们从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所领悟到的。

第四,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我们这里一些人并不否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问题在于,他们否认这些弊病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也否认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任何社会一样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一社会中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有这些不尽人意之处大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只要对政策稍作调整,它们马上或者消失或者缓解。这就带来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急需人们回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不是资本

主义本身的危机？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揭露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停留于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端在世人面前，而是进一步追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阴暗面，要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这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给人启发之处。詹姆逊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不仅得出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的结论，而且还强调指出：“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所谓“体系性的”是指这种危机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梅扎罗斯坚决反对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的出现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而是强调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结构性危机。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深受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压力，而“只要这种自我扩张的重要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就毫无疑问存在结构性危机”。他具体地论述了只要资本的逻辑还在起作用，就必然会导致下述结果：需求与财富之间必然脱节；效用必然递减；必然要进行破坏性的自我生产；必然要通过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卡利尼科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与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的缺陷上，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些缺陷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和恐怖主义这三大问题，卡利尼科斯逐一加以分析，旨在说明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罗伯特·库尔茨列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在陈述每一项罪恶时都把此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带来的。他要阐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使用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和人的能力这些资源，来保证当今所有的人都过上一个美好和欢愉的生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阻碍着人们去实现这一本来完全能够实现理想。在所有追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问题的根源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中，生态社会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他们执著地论证了当今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另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也强调人类破坏自然生态

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把对自然的剥削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这样说道:“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无疑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灾难。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这些战争时都一致把这些战争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正像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其他人类不幸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战争也是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滋生的。伍德甚至提出“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正因为他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弊病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这种分析和批判就显示出一定的深刻性。他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表面看来是零碎的、偶然发生的、局部的种种弊端,洞察到资本主义深层的、必然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我们一方面不能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良性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本加厉的种种恶性变化。

第五,当今的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别无选择”。她的意思是当今的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励下,她与西方的其他政要一起,在把东方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又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企图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及整个世界。在我们这里,虽然很少看到有人公开宣扬“别无选择”,但在心底里赞同这一说法的则大有人在。有些人尽管也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尽管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那么美好,但是与此同时总带上这么一句:资本主义并不十分完美,但还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可供选择吗?在尚未表明还有其他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竭力论证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即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就是为了让人们摆脱资本主义而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中大多数人明确地把这“另一条道路”理解成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使我们能看清当代资本主义

的本质,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真相,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卡利尼科斯明确地说,他的宗旨就是要“能说服更多的人: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实际可行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声称能满足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的要求,而实际上这一社会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另一个世界”之所以是可行的,就在于它能满足这些要求。卡利尼科斯所说的“另一个世界”就指目前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施韦卡特提出,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追随者对抗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是:拿出你的替代物来!基于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确实是存在的,只有向人们揭示出了这种替代物,才能真正可以说服人们去改变资本主义。“如果取代资本主义至少有一种可行的选择很符合我们的基本准则,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再是正当的。”他铿锵有力地說道:凭我们自身目前的情形和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我们有信心宣称:存在着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社会主义都要优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既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过渡而来,也可以从“指令性社会主义”过渡而来,更可以从“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核心之附庸的贫困国家”过渡而来。梅扎罗斯指出,一旦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认为在当代世界上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好选择时,实际上他们就已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已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他这样说道:“一旦主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将‘别无选择’采纳为替所从事的政治作辩护,他们就和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被界定为对既定秩序的选择。”在他看来,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接受“别无选择”的哲学,放弃社会主义则是早晚的事。他要左派人士在既与维护资本主义的“别无选择”论的鼓吹者的对抗中又在原先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中找到正确的社会主义选择。他强调:“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即使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大思想家在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也对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这一点深信不疑。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因为当今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从而左派还是应当对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确定批判是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他鼓励左派人士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左派将发现他们的最佳

位置,发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乔姆斯基提出新自由主义关于“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的论调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实际上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是完全可能的。乔姆斯基承认,当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甚至还带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替代现行体制的前景并不是不存在。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既然以前未做到那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当今人类就是要去做从前未曾做过的事情。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帝国主义进入“新帝国”统治时期的分析批判得出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人类正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压迫和毁灭力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但揭示了这一压迫力量的存在,而且还要求人们面对这一力量,不要“以任何形式为了旧有的统治形式感伤怀旧”,而是应当看到,“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新帝国”的出现不仅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而且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抵抗它的力量,从而也造就了替代物。尽管他们没有把这种“替代物”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对“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内”“建立一个替代物”,对“穿越和超越帝国”“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都深信不疑。对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并不是别无选择的,那么在东方不发达国家就是别无选择的吗?也就是说,对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就只能接受资本主义吗?帕特奈克通过对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论证了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而摆脱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亚洲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导向变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帕特奈克指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垮台,以及帝国主义内部相互对立的相对弱化这些事实,都意味着帝国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平息在世界上某些特殊地区向它发出的任何挑战”,但是,如果这种挑战来自于一个强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体,如果这一挑战是建立在获得广泛普遍的支持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要平息这一挑战就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了,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再生的社会主义的前兆”。以上各位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驳斥,对人类必然超越资本主义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论证,确实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他们的驳斥与论证最深刻也是最震撼人们的心灵之处就是虽然不把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视为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把资本主义历程与社会主义历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确实诚如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步渐进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挥一分,社会主义